



电

影

文

学

剧

本

创业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封面画：李喆蛩

创 业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

字 数 86,000 开 本 787×1092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$4\frac{1}{2}$ 插 页 2

1976 年 1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6 年 1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书 号 10019·2333

定 价 0.35 元

第 一 章

一 拉 骆 驼 的 人

一九四九年初秋。

连绵无尽的祁连山雪峰，风起云涌。“叮咚”“叮咚”的驼铃声响起……

戈壁滩上，一支骆驼队缓缓前来。这是裕明油矿的运输队。

骆驼队走过一望无际的大沙丘。长年累月，风吹沙移，使沙丘留下一行行鲜明的波纹。骆驼队走过，在沙丘上留下一行长长的蹄印。

拉骆驼的是一个二十三岁的石油工人，穿着一件糟烂的老羊皮，旧布头巾扎着一头粗硬的短发，面孔骨骼突出，一双眼睛闪着光焰，若有所思，望着远方祁连山脚下一片黑雾笼罩的油矿——他是十斤娃。

十斤娃走着，一双补丁摞补丁的大鞋沉重地踩着戈壁上的卵石。灰绿色的骆驼草星星点点地散落在茫茫的戈壁滩上。

一个穿黑制服、戴大盖帽的矿警在后面押运。他倒挎

着步枪，满头大汗，打开水壶，贪婪地喝了一口水。

十斤娃和他的骆驼队走在干旱的戈壁滩上。

突然，狼嗥似的警笛声传来，十斤娃停步望去。

一辆黑色的铁皮囚车，从油矿那边扬尘卷土而来。铁栏杆的窗口内有几个被捕工人的面孔。最显眼的是冯超，他是油矿工务课的小职员，三十岁的样子，穿着一件直领旧学生装，头发蓬乱，戴着手铐，以惊恐悲凉的眼色看着过路的十斤娃。

囚车疾驶而去。

十斤娃心情沉重：出门几天，矿上又在抓人。

“叭”地一声，十斤娃浑身一震，矿警从背后抽了他一皮鞭。糟纸似的老羊皮立即裂开一道口子，鲜血从肩头淌了出来。十斤娃用手摀住肩膀，猛地转过头——一双愤怒的眼睛！

这喷火的眼睛，这火山即将爆发似的眼睛，瞪着那尖嘴猴腮、贼眉鼠眼的矿警。矿警四顾无人，吓得连连后退。

十斤娃用手掩一下衣襟，猛然想起，这衣襟里，贴着热乎乎的胸口藏着一份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》，是他从外地一个小镇的墙头上偷偷揭下来的，他要把这带进矿里，告诉那些受尽苦难的工友……于是，他强压怒火，不与矿警纠缠，拉紧缰绳，向前走去。

茫茫戈壁，高高低低，铺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。这干旱、荒凉的旷野上，长着一墩一墩坚韧的骆驼草。

黑沉沉的百尺峭壁夹着乌黑的石油河谷，巨大的阴影投在“裕明油矿”的大门上，四根砖砌的门柱兀立着，柱上挂着吓人的兽头浮雕。密密的铁丝网从大门两侧延伸开来，爬上有明碉暗堡的黄色山头，圈着整个矿区。大门内外站着两对荷枪实弹的黑衣矿警。

骆驼队走过来。

押运的矿警拿出“特许证”给站岗的看，请求通行，顺手掏出“三五”牌香烟，让着他们。

十斤娃的骆驼队被放进矿区。

戈壁滩上的土坑上下坐着一群探望亲人的妇女们，在那里等待、避风；有人已经等上几天了。十斤娃的母亲周大娘突然发现儿子回来了，站起来，扬起手大叫：“十斤娃！”奔向门口。

十斤娃听见喊声忙回头，惊喜地喊一声：“娘！”甩掉缰绳，想奔出门外会见亲人。

矿警拦住他，吼叫着：“干什么？快回去！不许出去！”

十斤娃返回身跑到铁丝网跟前。两手抓住铁丝网，眼巴巴地望着娘。

奔到门口的周大娘被矿警拦住，不准靠近，不准见面。矿警吼叫着：“去！去！”连推带搯地推走周大娘。

周大娘望着儿子踉跄后退，无奈，离开油矿走向茫茫的戈壁滩。

风沙无情地摔打着骆驼草。

突然，汽车喇叭声响起，装满箱笼行李的卡车从矿里开

出来——国民党开始逃跑了。汽车催促着前面的大车；大车上擦着七、八具尸体，盖着草席，露出一双双乌黑的赤脚。十斤娃明白：矿上又有工友被折磨死了。尸车来到门外，那群等在戈壁滩上看望亲人的妇女蜂拥而上。有的人总算见到了亲人，哭喊着：“让我看一眼吧！”“我可怎么活下去呀！”“孩子他爹……”疯了似地追逐着尸车。那个赶车矿警的皮鞭雨点似地打在她们的头上、背上。

十斤娃心如刀割，一双冒火的眼睛望着这悲惨景象，满腔愤恨。抓住铁丝网的手越握越紧，鲜血从手心里滴落下来，他竟不觉得疼痛……

二 井 喷

黄昏。沉闷的下工汽笛声震动山谷。

峭壁下弯曲的小道上，一群小工、童工、老头排成长队在挑最后一趟原油。他们劳累一天，精疲力尽，工头提着皮鞭驱赶着他们。

工头甲：“快点！下班交衣服！”

工头乙：“快！别磨磨蹭蹭的！”

戴着破毡帽的范师傅关照着十四岁的童工油娃，向山上爬去。

黑沉沉的峭壁下，压着一排排被油烟熏黑的小窑洞。一个窑洞，挂着破草帘，洞内一片漆黑。

夜沉沉。

在这大山的胸膛里有人正说着话：“……今天，又抓走了工务课职员冯超他们几个人，听说还要炸掉这个油矿。天黑得大发劲了……”哧地一声划亮一根火柴，点上大块卵石抠成的原油灯，洞内红光熠熠、黑烟袅袅。那人接着说：“也就快亮了！”

说话的是老周师傅——十斤娃的父亲，一个身材魁梧的壮年汉子。十斤娃、十四岁的童工小油娃惊奇地听着。

十斤娃突然想起那张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带进来的布告，忙从胸口掏出来，递给老周师傅。

老周师傅接过来，打开看看。

毛主席签署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》在灯火的红光中展开。

老周师傅看到布告背面有浆糊和揭过的痕迹，欣喜地问儿子：“从墙上揭下来的？”

十斤娃点点头。

老周师傅：“好小子！”

油娃不解地问：“周大伯，这是啥？”

老周师傅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采：“小油娃，这是毛主席、解放军的命令！”

一句话勾起了小油娃的记忆，他说：“周大伯，我今个还听说矿上来了个解放军！”

十斤娃一惊。

油娃忙告诉他：“真的！就在你出门的这几天……”

老周师傅看油娃一眼，叮嘱地说：“小油娃，可不能乱说。咱们要用身家性命保护他！”说着，叠起布告，对十斤娃说：“孩子，这有用啊！我马上就交给他！”老周师傅把这个“他”字说得很重，但是，现在只有老周师傅一个人知道，这个“他”指的是谁。

老周师傅刚刚把布告揣在怀里，洞口传来一声吆喝：“收衣服啦！”随着声音马鞭子挑起破草帘，撞进来一高一矮两个工头。

拿马鞭的工头：“快把衣裳、鞋都脱下来！”

拄着一根青铜棍的工头喊：“怎么还不脱！”

每天下工收衣裳是油矿的惯例，官僚资本家怕工人逃跑。可是近日来他们自己正准备逃跑，顾不上了，所以油娃问道：“领班，好几天没收了，今天犯了什么病？”

老周师傅说：“到这节骨眼上，谁还想跑？”

拄青铜棍的工头说走了嘴：“跑光了倒省心了！就是不许你们出去！”

拿马鞭的工头瞪了那个家伙一眼：“少跟他们废话！快脱！”

十斤娃知道事情有些蹊跷，看看父亲。老周师傅警觉地思谋着。他想出道理来了，对工头说：“啊！今儿黑价有事吧？”

正这时，外面传来吓人的吼叫声。

老周师傅一怔，听听声音，喊道：“井喷！”

拿马鞭的工头骂起他的伙伴：“他妈的！这儿还没收完

呢！”

老周师傅全明白了：“杂种！你们想毁掉这个油矿！”一把揪住一个工头的脖领，十斤娃也一跃揪住另一个工头。

工头：“周老大！你……你想造反？”

老周师傅揪住工头向儿子喊道：“十斤娃，快把收的衣服给工友们送去，叫大伙出来压井，保住油矿！”

十斤娃一搽把工头扔倒在地上跑了出去。老周师傅也抛开另一个工头奔出洞外。油娃也跟着跑出。

拿马鞭的工头一边爬起来一边向同伙喊：“快，别让他们跑了！”

油矿井场。敌人制造了井喷，企图破坏油矿，毁掉钻机。这时，油、气、水大量喷出井口，黑色喷柱喷了几十米高，冲上二层平台，原油挟着地层里泥沙石块飞上天空，又落了下来。井场一片油海，尖叫声能震破人的耳膜。油柱喷射着，油井吼叫着。

国民党匪兵、工头、矿警队把井场团团围住，枪口对外，戒备森严，不准入内。

工人们和敌人搏斗。老周师傅赶来，吼叫着，带领着工友们往里冲。

工人们用铁锹、撬杠跟矿警、匪兵搏斗。

老周师傅和工人们冲进井场，碰上十斤娃和油娃，老周师傅说：“快去挖油池，一滴油也不能糟蹋！”十斤娃和油娃领会地转身跑向石油河坡下。

“跟我来！”老周师傅一挥手向井场跑。

后到的工人仍在与矿警搏斗，矿警狼狈后退。蠢猪似的矿警队长嘶嚷着：“站住！再不站住我要开枪啦！”工友们根本不理他，还是往里猛冲。

老周师傅指挥着工人们压井。范师傅跑来望望井架，井架上还亮着电灯，灯头在气流的冲击下摇晃着。他喊道：“老周！天然气很大，灯泡一碎，马上就是一场大火！”

老周师傅想了一下，向配电房猛跑。

配电房。老周师傅跑进来，拉下电闸。

井架上的电灯熄灭。井场一片漆黑，人声嘈杂。井喷的吼声震耳欲聋。工友们在压井。

井场外，一个黑暗的角落里，一个戴礼帽的瘦猴赶来，他是裕明油矿伪特别党部书记长。他看到工友们已经冲进包围圈，正在压井，火了，叭地打了矿警队长一个耳光，骂道：“混蛋！为什么不开枪？”

矿警队长捂着腮帮答道：“怕着火。”

伪书记长眼睛里闪出阴冷的光：“废物！美国顾问的深谋远虑全叫你们这帮蠢猪给毁了！去！推上电闸，烧光！不能给共产党留下！”

跟随他前来的穿夹大衣的油矿经理在一旁摇头晃脑地说：“书记长，这些工人聚众闹事，得给我想办法呀！”

伪书记长阴冷地笑笑。

蠢猪似的矿警队长拔枪向井场跑去。

配电房前。

老周师傅高高举起一把大管钳威武地挺立着，向前来合闸放火的矿警吼道：“谁敢合闸！”

矿警们与守卫配电房的工友们搏斗着。

矿警队长手举匣枪向老周师傅喊道：“躲开！不躲开我可开枪了！”

老周师傅高举大管钳，凜然不动。

井场外，黑暗的角落里，一个戴鸭舌帽、穿西装的特务跑到伪书记长跟前，他带来了狱中转来的材料，神秘地小声报告：“书记长，重要情报！周老大跟那个共产党有联系！”递上一本档案夹子，里边有叛徒的口供。

伪书记长眨动着闪着鬼火似的小眼珠：“周老大？”

伪经理在一旁煽动着：“对，对，把周老大抓住就好了！”

特务谄媚地：“抓住周老大，就能抓住那个共产党！”

伪书记长想想，命令道：“走！”这一群人跟随他去抓老周师傅。

伪书记长带一班人跑到配电房前。这时，矿警队长正瞄准老周师傅，伪书记长边跑边喊：“别开枪，抓活的！”

话音未落，“当”地一声枪响，子弹飞出枪口，弥漫在井场

的天然气轰地一声着起熊熊大火，井架立即成了一只天灯。

伪书记长对矿警队长：“他妈的！你们怎么开枪了呢？”
矿警队长支支吾吾地解释着。

举着大管钳的老周师傅中弹。他忍着伤痛昂首挺立，火光映照着他刚毅的脸，象一尊铜像。

工友们怒火中烧，冲向矿警们，这不可阻挡的洪流，压垮了矿警的队伍，一片混乱。此起彼伏的惊叫声和哀鸣声。

老周师傅挺立着，象一尊铜像。

石油河边，正在挖土油池拦油的十斤娃听见枪声，望见大火，扔下铁锹向井场迅跑。

油娃向井场迅跑。

范师傅几个人抬着身受重伤的老周师傅离开火海，来到石油河边。

十斤娃猛扑到父亲身边。

油娃和工友们一递一声地叫着：“周大伯！”“老周！”“周师傅！”

老周师傅靠在一个工友的胸脯上，睁开眼看见十斤娃，猛然他从中弹的胸口掏出一件红色的东西。这是一只“护矿队”袖标，上面穿了一个弹孔，被鲜血浸透。老周师傅急速地把它塞进十斤娃的衣襟里。

十斤娃不知道父亲给了他什么物件，只觉得有一种粘乎乎的东西贴在胸脯上，他想看看，抽出那只带血的袖标的一角。父亲的大手一下子捂住他的胸口，而后警觉地望望

周围。

井场，人声嘈杂，井吼震天，人影在火光中闪动。几个身上着火的工人奔跑着。伪书记长带着一班人狼狈地从石油河上逃窜。

老周师傅的大手从十斤娃胸口无力地滑落下来……

他，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人，戈壁滩上倔强的奴隶，入党没几天的一个新党员，我们主人公十斤娃的父亲，在解放前夕，为了保护油矿，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。被烧得通红的钢铁井架，轰然倒下。油井在怒吼，大火在燃烧，汽笛在长鸣——这是他庄严的葬礼。

十斤娃，年轻的奴隶，瞪大一双悲愤的眼睛，黄豆大的泪珠子无声地滚落下来！

三 天 快 亮 了

又是那压在沉沉大山下的小窑洞。

地上铺着草，有三个用芨芨草捆成的枕头。现在，屋里只有十斤娃和油娃两个人了。

小油娃悲痛地抽泣着。这无父无母、无名无姓的孤儿，自从进了油矿就跟老周师傅相依为命；周大伯象他亲生的父亲，十斤娃就是他的哥哥。然而，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。

这窑洞，是周大伯一镐一镐开的。

这卵石原油灯，是周大伯一点一点抠的。

这枕烂了的芨芨草枕头，是周大伯亲手捆的。

然而，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。

悲愤已极的孤儿油娃忿忿地用拳头抹去眼泪，顺手抄起一根铁棒，一声不响地奔了出去。

十斤娃惊异地看看油娃的背影：他干么去？他是报仇去了！怎么办？他猛然想起父亲的遗物，从怀里掏出红袖标。

带血的袖标告诉他：“护矿。”

他收起袖标，匆匆赶出去。

黎明前。油矿的山峦黑沉沉。

峭壁上面是油矿办公大楼，是美国顾问居住的白色的“裕明别墅”。今天，那里彻夜灯火通明。

峭壁下的大沟里是矿区，是工人们污黑的窑洞。远处，隔着一个山脚是燃烧着的油井。

顺着弯曲的小道，黑压压的人群涌过来，爬上来。人们举着火把，拿着大钳、铁棒、木棍、斧头，不管它是什么，只要能做为武器就行，他们要给老周师傅报仇去，要砸烂经理、顾问的天堂，要去和驻扎在油矿的国民党部队、矿警队拼命。

小油娃和范师傅走在最前头。

这愤怒的波涛，翻卷，奔流。

马上就是一场血和火的恶战。

谁能阻止住这一股洪流？

“站住！”一声呐喊，有如雷鸣，有如洪钟，余音在山谷中

回响。

人们停了下来，惊异地抬头望着。

十斤娃抄近路从上面下来，伸开双臂堵住只容两个人侧身通过的小路。

人们吃惊地议论着，愤怒地质问着十斤娃。

油娃：“我们去给周大伯报仇！”

工人们吼着：“报仇！”“躲开！”“让我们过去！”

十斤娃想不出怎么说服人们，突然他掏出红袖标，双手撑开，举过头顶。

火把的红光辉映着有弹孔的袖标：“护矿队”。

要组织起来护矿，不要盲目行动去报仇。工友们沉默了。范师傅当地一声放下肩头的大管钳，思谋着。

油娃：“范大叔，咱们怎么办？”

范师傅低头不语，应该冲开十斤娃的拦阻，还是听十斤娃的？一时拿不定主意。

火把呼呼地燃烧，山上山下连绵成长长的火龙阵，后面的人继续朝前涌，前面人越集越密，议论纷纷。人人心里都是一个问题：到底应该怎么办？

突然间，十斤娃的身后响起一个宏亮的声音：“工友们！按老周师傅的嘱咐去干！”

这声音惊动了人群。十斤娃转回身看去。

一个三十岁的工人站在眼前。他穿着粗布裤子，粗布对襟褂子，戴着一顶旧工人帽。方圆脸，两道浓黑的眉毛，眼睛炯炯有神，闪着机智的光芒。他是华程，我解放军某部

团政委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他负伤后到延安学习，当过一个时期的陕北延长油矿负责人；解放战争中保卫延安时，带领过一支石油工人游击支队，为保卫党中央、保卫毛主席，转战陕北。现在奉党的命令提前进矿，了解情况，组织工人护矿，迎接解放。

十斤娃、范师傅、油娃惊异地看着他。

华程一眼瞥见十斤娃手里的袖标。这只袖标的主人他是熟悉的，可是他已经牺牲了，袖标上有一个弹孔。华程伸手想接过袖标仔细看看，然而十斤娃警惕地一甩手，把袖标藏在背后，冲他瞪起一双疑惑的大眼睛。

华程不生气，反倒亲切地笑了。

年轻的奴隶十斤娃，看够了冷眼和蔑视，这辈子头一回看见这样一张陌生人的和蔼可亲的脸。

华程机警地判断：“我没认错，你是十斤娃！”并鼓励地说：“你做得对！”

是怎么回事？十斤娃更加迷惑了。

范师傅大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山坡小道上的工友们心里都有同一个问题：“你是谁？”

华程向着队伍：“我是顶着别人的名字来矿上干活的。”

一句话，把他和工友们的距离拉近了。矿上每天都在死人，工头不上报，吃空额，有时招一批人，也是顶着死人的名字干活。

华程为了证明自己的身分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四方方的大纸，打开，是那张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》。十斤

娃、油娃想起周老大那句话：“我马上就交给他！”不用问，就全明白了。

十斤娃的眼里又惊又喜。

天真的油娃冲口而出：“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！”

“解放军？”

“解放军！”

队伍里“嗡”地一声，一个个传开了。几天来，在烟熏火燎的黑窑洞里，在泥泞油污的钻台下，在采油井房，在设备简陋的炼场，受苦的工友们秘密地、充满希望地谈着这个消息。今天证实了，这不是谣传，不是梦想，这是实实在在的啊！小油娃认出他来了！那还有错！

人们象潮水一样往前涌，紧紧地围上了华程，一张张油污的脸，一双双激动、兴奋、明亮的眼睛望着他，期待地望着他。

华程张开手臂，热情地说：“毛主席关怀着我们这些戈壁滩上的石油工人！咱们中国石油工业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！”

十斤娃看看大伙，看看华程，眼睛放射出光辉，好象突然之间他更年轻了，更英俊了，火把的红光在他身上、脸上熠熠闪烁。

华程沉静了一下，望望那峭壁顶上灯火通明的“裕明别墅”，接着说：“这个油矿是咱们这些奴隶创造的。可是那些毒蛇猛兽，喝干了我们的血！要报仇，就得组织起来把他们消灭干净！一切归劳动者所有，我们要做新世界的主人！”